

台北国际书展2024：香港独立出版群像阔别五年再渡海；大奖名单三分一港人作品

一次暂时但齐心的连线，连结，可以预期有关香港的话题或题材，仍会在台湾的出版和阅读视野中生长……



2024第17届台北国际书展，香港的出版物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关天林 发自台北

刊登于 2024-02-22

[#金蝶奖#推理小说#台北国际书展#在台港人#台北书展](#)

🎁

分享全文

➞

🔖

💬0

【编者按】2024台北国际书展于前日开幕（2.20-2.25），有台湾、香港、荷兰（今届主题国家）、德、法、泰、比利时等地逾500间出版社参展，约811场论坛。作为今春东亚地区第一个国际书展，端传媒文化组制作特别专题，一连三日推出，今日首篇，观察台北书展上的香港“力量”。

别于去年书展台湾两地尚未完全疫后通关，今届台北书展吸引了众多香港大小出版社前来，除大型出版集团及各大学出版社，更有多达17间香港独立出版社于此集体亮相——而上次“香港独立出版”力量在台北书展这样群体展示，已是2019年初。今届书展大奖得奖名单中，香港作品亦占比达至三分之一。

台北国际书展一直伴随读者的身体记忆，都是农历新年前后、台北冬天阴晴不定的湿冷——只除了2022年那一届，在接连了两届实体书展取消后，改为当年6月盛夏举办。因此也可以说，2024年书展，是踏入“复常”后的第二届，书展仿佛又回到原来的轨道，重新成为一年一度的例行盛事。

近年来数算在台之香港文化人物与力量，已非新鲜话题，更有两地彻底通关后，往来便利及频繁。今年既有不少香港出版社特地跨海来台参展，带来香港主流、非主流、独立出版物，也有在台的香港作家、机构、出版物参与；不仅是书的汇聚，也有人的相遇或重逢，不同地方而来的香港人汇聚在台北书展，那些摊位上，广东话时时彼此招呼，相认。

这些都更令人好奇，对香港人、香港书而言，台北国际书展本身，意味著一个怎样的场域？可以怎样观察香港相关的出版与文学在展场的发生？或模拟近年流行说法——在台北书展散步，能否遇见100%的香港？

重聚不一定只是叙旧，叙的，也可以是新的故事，新的历史。





2024年2月21日，第17届台北国际书展。摄：陈焯煒/端传媒

## 看奖：跳出“香港”这观景窗

100%的定义，见仁见智，但从书展奖项的角度看，起码有33%。这是因为这届书展大奖和金蝶奖加起来的12名得奖书籍中，香港作品就占了4部。

它们是小说家谭剑的《姓司武的都得死》（小说奖）、李怡《失败者回忆录》（非小说奖）、漫画家智海的《观景窗》（金蝶银奖）、黄照达的《那城》（金蝶铜奖；邓彧、何萍萍设计）。而此前获得2023金典奖的陈慧长篇小说《弟弟》，也在书展大奖入围之列。与往届相比（2023沐羽《烟街》首奖、梁莉姿《日常运动》入围；2021韩丽珠《黑日》首奖；2019董启章《爱妻》首奖），这届书展大奖确实更“香港”。

但进一步看，“香港”却并非最终得奖的最重要原因，我们也不必囿于“香港”两字，来看待这些得奖作品。

在得奖理由中，评审指出谭剑《姓司武的都得死》就是一本好看的小说，不管是推理角度，还是文学角度。题材上，《姓司武》触及香港的丁权问题，有其敏感之处，因此谭剑才杜撰了“司武”这姓氏，但小说层层深挖的，却是超越一时一地的，现代社会和传统伦理的腐化。富深度的主题，织入精心的推理布局，小说的可读性便更丰富，你并不需要区分社会派或本格派，也不需要知道这其实是作者第一次写推理。

当然，这部作品备受注目，也离不开香港推理兴起的背景。自香港作家陈浩基在台湾成名以至《侦探冰室》系列推出以来，越来越多香港推理小说在台出版，其中不少均获台湾推理作家协会的奖项肯定。从台湾角度看，这些香港作品便等于新活水，推动了华文推理的发展、多元化；从香港角度看，则是扩展市场、读者群，在推理这一大类型文学中崭露头角。

从台湾角度看，这些香港作品便等于新活水，推动了华文推理的发展、多元化；从香港角度看，则是扩展市场、读者群，在推理这一大类型文学中崭露头角。

这届书展就有三本香港推理新书值得留意，包括陈浩基讲述一宗香港碎尸案的《隐蔽嫌疑人》、莫理斯以晚清香港为背景的系列续作《香江神探福迹，字摩斯3：卷土重来》，而谭剑也推出长达600多页的长篇犯罪小说《复仇女神的正义》，结合查案、复仇与物联网题材。单从这三本新书看来（还不算去年12月出版的《侦探冰室·食》），已足证香港推理的活力。

李怡与香港的关系自不待言，从战后来港到六七暴动，从创办《七十年代》到反修例，他的自传某程度上就是半部香港现代史，但不容忽视的是，台湾与中国大陆在他炼成一个自称为失败者的经历和心路上的位置。就像香港本身历史角色的形成，《失败者回忆录》之所以重要，其实更体现在凝缩了诸多社会转折以及人与时代的纠缠之后，更形复杂的当下现实，而不仅因为这是一个著名香港知识分子的世纪回首。

我们容易把失败归诸时代，或自己人生的某时期，李怡却是以终身的失败来背负时代的消长与未来的晦明不定。评审借用书中引用的邱吉尔名言“成功不是终结，失败不是终结，唯有勇气才是永恒”，形容这是一部勇者之书。其实除了正视自己一生矛盾跌宕的勇气，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有穿行于生命与历史之重，不断以追忆探照此刻前路的身影，活像逆向的班雅明历史天使。

黄照达《那城》结集自刊载于香港《明报》的图像专栏“这城”，因为连载中断，画家本人也要离港，移居英国，“这城”顿变“那城”。此书在台湾出版，本身就带有这一层迫不得已，是双重的流落异乡，而设计上重现报纸般的尺寸，就是试图重现已消失的专栏及其背后的自由空间，或至少，营造一个新的归宿，



让叩问自由的图像得以寄身、继续流传，翻揭之时，读者很难不被牵引出对这城、那城、我城的千头万绪。

完全不必背负一个沉重的香港，甚至简直像一只越界的蝴蝶，连投落的阴影都是轻逸的。

有趣的是，另一本获得金蝶设计奖的《观景窗》，出自多年前移台发展的画家智海的创作，却完全不必背负一个沉重的香港，甚至简直像一只越界的蝴蝶，连投落的阴影都是轻逸的。翻开之前，它像括号的其中一边，读者可以提在手上，带上街头，打开了，则成为中空之窗，智海在得奖致词中表示，通过这观景窗，我们可以看想看的東西，书的内容是我们自己决定的，因此这是关于书的书，我们甚至可以把手伸进去，拿到书中之物，这时，书就反映了我们与物的关系。

米兰·昆德拉在《缓慢》追述当代之慢的不可能与可能，卡尔维诺为新世纪留下关于轻捷、灵动的备忘，《观景窗》仿佛结合两者的反思，以一种有待投入的、空的空间，既精致又同时极简地，直指阅读的创造性核心（无核心的核心）。



2024年2月21日，第17届台北国际书展。摄：陈焯煒/端传媒

“香港”是怎样的观景窗？放到台北国际书展的展场里，这观景窗的形成，很大程度就是通过台湾出版的香港书。而过去几年的窗景，是否曾经塞满预设的景色？

## 深究那城：落脚台湾的流动香港

“香港”是怎样的观景窗？放到台北国际书展的展场里，这观景窗的形成，很大程度就是通过台湾出版的香港书。过去几年的窗景，是否曾经塞满预设的景色，让人无法专注、细心观看？抑或每本书本来就是不同的窗，开向不同景观，也容许多样的观看，只是时代急骤，风云变色，阅读的窗帷无法从容打开？

季风带文化在大稻埕有自己的书店，自2019年起更开始经营自己的出版品，出版过一些与香港相关的研究类著作，包括《冷战光影：地缘政治下的香港电影审查史》、《帝国之间、民国之外：英属香港与新加坡华人的经济策略与“中国”想像（1914-1941）》以及去年11月才出版的《南洋书话：香港、南洋、民国旧书刊记述》。

季风带以从区域视野重构地方知识为理念，在关注香港题材之余，主力介绍的以新加坡以至其他东南亚国家为焦点的人文社科类书籍，其考察视角往往也对香港境遇有所照明，因此同样受到香港读者关注。例如探讨威权统治的《“依法治国”的迷思：新加坡国家威权法治史》、反思国家主权的《建国与国际政治——近代中印泰主权国家建构比较史（1893-1952）》，都为时局困顿的香港读者找到另一种理解今昔的窗口。

至于备受瞩目的新书《香港制造：跨太平洋网络与全球化新史》则直接以香港为中心，重写跨太平洋史，作者是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韩墨松（Peter E. Hamilton）。“香港制造”之名固然吸引，此书却不是简单地重述二战后香港工业、经济的发展，而是从美国社会资本的作用，以及从全球政经体系的建立，具跨域视野地追溯香港怎样奠定其国际角色，其中一个重要观点，就是英殖时期的香港，早已通过“美国化”来进行某种“非正式解殖”。

此书出版消息在社交平台被广传，包括香港序言书店的预购贴文，也成为台湾的诚品选书，如此先声夺人，可以预期在书展中会成为其中一个焦点，同时也说明了读者对有视野和深度的香港研究有持续需求。

一直关心香港议题的春山出版，除了在去年9月出版了梁启智《香港公屋：方格子的呐喊》，也刚刚推出黎恩灏的新书《夹缝中抵抗：从依法治国与司法抗争的比较经验看香港》。如果说前者带我们走过香港200多条公共屋邨，尝试从看似大同小异的万家窗户观察更细致的生活实相；后者便是从法律的角度，让我们从坐困愁城的今天回顾法治崩解的远因，并叩问抵抗威权的可能。

这些新一代作家，一方面贴地得很“香港”，另一方面却也是以流徙甚至解体为方法，把离心力转化为继续叙事、质疑的动力。

香港给予外人的印象素来是挤迫，当政治空间也日益狭窄，对夹缝的正视，虽未必能简单地提供希望，或许也有助描绘更广阔的图景。与此相比，《忧郁的编年：电影《忧郁之岛》与香港的身分探询》一书的位置则更显独特，通过讨论一部手法新颖的香港纪录片，在新语境下把缠绕香港人的身分问题问下去。

一八四一出版社走的也是香港路线，10月出版的《再飘零：离散时代与社会撕裂的哲学思考》是出身新亚研究所的学者陶国璋和赵善轩的对谈，在香港很受欢迎，是序言书室的畅销书；但对台湾读者而言，12月出版的采访海外流亡勇武抗争者的《香港秘密行动》，以及刚出版的标榜揭示独裁政权真面目的《有形之手的管治：我与中共周旋三十年》，会否更受欢迎？八旗文化的《香港不屈：不能被磨灭的城市》是博客来选书，在香港和台湾读者之间也获得很高评价，出版数月，声量未必能持续，但在众多2019年后涌现的香港抗争故事、身分叙事里，林慕莲的这部兼融成长回忆、报导与史观的著作肯定是本届书展最值得留意的书籍之一。

文学方面，香港作家继续在台湾出版新书。陈慧《弟弟》获金典奖两个月，再乘势推出《拾香纪·焚香纪》，三代香港人的传奇，单看写作幅度就已横跨1997至2016，沧海桑田，作者也从香港移居台湾。《拾香纪》在香港早成经典，多次重刷，今次算是正式在台湾登场，而且还加上续篇，别具意义。廖伟棠以诗集《劫后书》入围2023年度“金典奖”，他在书展首日以“母语荡失路”为题，在书展沙龙上分享如何运用母语入诗，更会以广东话读诗。

沐羽、王和平两位年轻作家，过去两年已在台湾获得重要奖项，最近也出版第二本书。沐羽以小说集《烟街》获书展大奖，两年后的新书则是散文《痞狗》，“解剖城市”、“断裂常识”、“搞掂收工”，以更“贴地”不驯（粤语“驯”与“纯”同音）的姿态重新出发，宣告他其实是写散文的，也向执迷纯粹与边界的人宣告裂隙和芜杂更迷人。王和平第一本书《色情白噪音》是小说集，这次新出的是周梦蝶诗奖首奖作品的诗集《过动公寓 It's the caffeine dancing》，展现了不拘一格的语言节奏风格，身体、情欲书写尤其突出。

另一方面，现居伦敦的卢妤，除了上一本描写离散与爱欲的《蓉蓉》再刷，更会在书展推出新作《接木法》，以爱情比喻移民及其阵痛。其出版社松鼠文化也在去年5月出版香港年轻作者逆驶的小说《盖层纪》，抗争话语与同性情欲交缠，层层剖开创伤的地幔。这些新一代作家，一方面贴地得很“香港”，另一方面却也是以流徙甚至解体为方法，把离心力转化为继续叙事、质疑的动力。

2024年2月21日，第17届台北国际书展。摄：陈焯煊/端传媒

在他印象中，台湾读者对香港的出版是好奇的，而且愿意透过交谈进一步了解出版背后的故事，和较内歛的香港读者不一样。而台北书展始终没香港书展那么商业主导，小型及独立出版也能找到其足够鲜明的位置。

## 香港制造：重聚与坚守

毫无疑问，这些香港作者都在台湾找到更广读者群，书展也是他／她们展示创作风格和成绩的舞台，那么这次跨海来到书展的香港书，又将处于怎样的位置？书展既名为“国际”，读者当然对域外出版有一定期待，“香港制造”的书刊又能为书展版图形塑什么不一样的景观？

这届书展的香港参展商比前两届多，除了去年也有参加的香港文学馆、《字花》、中文大学和城市大学出版社，17个香港小型独立出版社也以ACO Books（艺鹄）的名义重新集结进场。与此同时，大集团也回来了，一个“香港联合出版集团”，摊位面积就等于其他香港参展商的总和。

“香港独立出版”的重返是值得纪念的，上一次集结，已是2019年初，52hz出版联盟赴台参展，除了展售，也直接在转角处摊位的有限空间举办了多场小型活动，邀请作家分享，或介绍新书，座位只有六七个，但也不时有感兴趣的读者驻足围观。艺鹄的连安洋表示，为了控制成本，这次的摊位规模比52hz那时还要小，只能尽量精简地呈现当下香港独立出版的面貌。

在他的印象中，台湾读者对香港的出版是好奇的，而且愿意透过交谈进一步了解出版背后的故事，和较内歛的香港读者不一样，加上台湾阅读风气较盛，书展的整体气氛也不错。谈到和香港书展的分别，他认为台北书展始终没那么商业主导，而更重视文化教育、推广及交流，小型及独立出版也能找到其足够鲜明的位置。

在宣传中，ACO Books表示“期待在台北国际书展这个自由的华文世界出版舞台，与更广阔的大众保持交流，让有心人看见彼此。”尤可见出乐观之必要、期望的分量。对资本雄厚的香港大型出版集团来说，这次是回归，是“复常”，但对本已生存空间狭窄，近年再面对审查的小出版社来说，这次却是宣告，宣告一次暂时但齐心的连结、连线，暂且借用这个自由（而未必广阔）的空间，向大家介绍自己努力使之面世的书。借来的空间，借来的时间，看见彼此的都是有心人。

对本已生存空间狭窄、近年再面对审查的香港小出版社来说，这次来台却是宣告，宣告一次暂时但齐心的连线，且用这个自由（而未必广阔）的空间，介绍自己努力使之面世的书。

ACO Books联结的出版社包括kubrick、MCCM creations、Rolling Books、手民出版社、Sample、蜂鸟出版、字字研究所、蓝蓝的天、界限书店、艺鹄、后话文字工作室、格子盒作室、毫末书社、志传媒有限公司、石磬文化、见山书店、突破出版社，再加上香港文学馆，以及《字花》摊位的水煮鱼文化、汇智，总共有20个香港小型独立出版单位参加这届台北书展。所带来的书籍，除了文艺，也涵盖文化、历史、生态、饮食、理论、纪实等。

更重要的是，自己的故事不但要自己讲，也要自己出，摊位上当然少不了各种香港纪录或论述。新书方面，蜂鸟出版便有《香港众生七千年——四十古代历史人物志》，以四十个跨越阶层身份的古代人勾勒香港历史，作者香港古事记著力探索殖民地之前与城市之外的香港故事，更在进行“香港碑铭资料库”的研究。蜂鸟一向重视介绍不同叙述角度的香港历史，2021年出版的高马可《香港简史》也能在书展中看到。

志传媒近年努力经营刊物《Side B》，最近一期以“香港解谜”为题，既访问三位新导演讨论新一代香港人的身分问题，也收录因暴动罪入狱的推理小说家子谦的新作。《香港职人》是志传媒新书，集合两年的采访，图文并茂地描画出字体师、蒸笼篾匠、电影道具师等二十五位在时代挣扎的师傅、匠人，分成“香港祭祀”“香港开档”“香港味道”“香港维修”“香港电影”五部分，麦东记插图，是精美也别具人情味的纪录时代之作。

区家麟继2022年《乱流》后，在一月再有新书《二二零四十七夜》，邵家臻则在《坐监情绪学》后出版《字裡囚间：明就明唔明就黎明》，两者同样是蓝蓝的天出版。两个勇于发声而又面对压迫的人，还在继续书写，他们都强调，当下写作有回避、留白的必要，但忠于自己，尽力捡拾，还是可以做到的。如果新时代的香港是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”，他们便是“没有发生”的现场报导者，没有耸人听闻的书名，单纯他们仍在找方法发声这事实，就有了阅读的理由。他们的书在香港读者不少，这次书展或许是让更多台湾读者认识他们的好机会。

突破自去年7月出版黄宇轩的《城市散步学--以香港作为起点》（第一本是白卷出版社的《香港散步学》），“散步学”便继续发酵，更俨然成为显学，即使已销售了一段时间，但在台湾曝光不多，应能吸引不少书展读者的注意。另一本同样是去年7月出版，由曾任记者的李雨梦所写的《独行的距离——记录者的观察手记》却相对乏人问津。李雨梦做过港闻记者，也以香港为家，但这本书写的不是香港，而是她行走于不同异地，带著记者触觉的另类游记，见证了欧洲难民潮、缅甸选战、俄乌战争等事件。这或许也是另一种散步，既需要理解的距离，也需要探勘的热情。

2024年2月21日，第17届台北国际书展。摄：陈焯煊/端传媒

对不少香港参展者而言，这届书展除了重新连结台湾读者与书市，也是重聚的机会，毕竟有好些香港人已在这几年间流散至台湾或其他地方，是对书，对出版，对阅读的执著，让有心人再见彼此。

## 我城以外，他方现场

文学新书方面，香港文学馆去年12月出版黄灿然《诗合集》，更适值金马影展放映许鞍华以黄灿然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片《诗》，诗人又难得来台，可说造就了一件盛事。文学馆又刚出版周丹枫的长篇小说《喧哗的碎片》，加上后话文字工作室出版叶梓诵的文集《断层路径》和水煮鱼文化的李昭骏短篇小说集《远方的爆炸声》，三部新书文体风格殊异，除了见证香港年轻作家多样化的探索，也与在台湾出版新书的沐羽、王和平、卢妤一道，继续向台湾读者展现活跃的创作能量。

另一个值得留意的历史面向，是《香港文学大系1950-1969》继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两卷“通俗小说卷”，可以从武侠小说、政治小说、借壳小说、社会传奇小说、科幻小说、历史小说这些类型的选篇，了解香港通俗文学的基本面貌。

经典香港作家西西在2022年12月离开了我们，中文大学出版社在西西逝世一周年之际出版《从跳格子到坐飞毡》，是西西基金会所编的追思文集，近五十位中外作家和学者，记下西西的回响。中华书局更在去年接连出版三部西西的书，均收录未结集作品，包括诗集《左手之思》、散文集《港岛吾爱》和专栏结集《西西看电影（中）》，还有何福仁的论著《西西，她这样的一位作家》，让我们重新认识更立体、不止《我城》的西西。

亮光文化在台湾有分公司，因此不在国际书区，他们这次也带来林夕和周耀辉两位填词人的台湾版新书，而且都会亲临书展沙龙。林夕藉散文集《给生活撑起一叶舟》分享面对苦海逆境仍要寻找意趣的生活态度，周耀辉的《假如我们什么都不怕》则分门别类，以故事书写日常恐惧，此书2012年曾在香港出版，如今再版，在不安恐惧已成日常的时代，其中寄托，就如新的封面所画，台风下的渡海小轮驶过风眼时，渡过的片刻平静。

在“读字公民展区”，台湾的独立出版联盟特地为香港相关书籍辟出位置，摊位名称叫做“同你港故事”，以粤音“食字”，也把香港变为动词——或许香港从来都是动词，但更重要的是能“同你港”。而台北书展，在开放式的场地同时举行各种讲座、对谈等活动，素来是让它比香港书展更活泼的一个特色，虽然本届有关香港的活动只有十来场，在多达800场活动之中并不算多，但其中有科幻、推理、历史研究的新书分享，又有读诗会，以至谈社运后书写或港台老歌，仍然营造了一个小小的风眼，让有心读者遇到回忆中或想像中，甚至是意料之外的香港。

其实对不少香港参展者而言，这届书展除了重新连结台湾读者与书市，也是重聚的机会，毕竟有好些香港人已在这几年间流散至台湾或其他地方，是对书，对出版，对阅读的执著，让有心人再见彼此。重聚不一定只是叙旧，叙的，也可以是新的故事，新的历史。有从事书店界和出版业的香港人，虽然没有参展，也特地来书展观摩取经，甚或走到展场外，认识更多新朋友，寻找合作机会。

可以预期的是，有关香港的话题或题材，仍会在台湾的出版和阅读视野中生长，不论是痛与爱的纪录、深化的挖掘，还是从更广区域脉络的重构。关键的是，有时可能要越过预设的观景窗，才能发现更远的观景窗，我们与香港的关系，也就有了理解、调整、重塑的机会。自少在理想中，书展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发现边界、跨过边界的现场。

2024年2月21日，第17届台北国际书展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[#金蝶奖](#) [#推理小说](#) [#台北国际书展](#) [#在台港人](#) [#台北书展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